

品读沧桑

——文史杂论集

王永宽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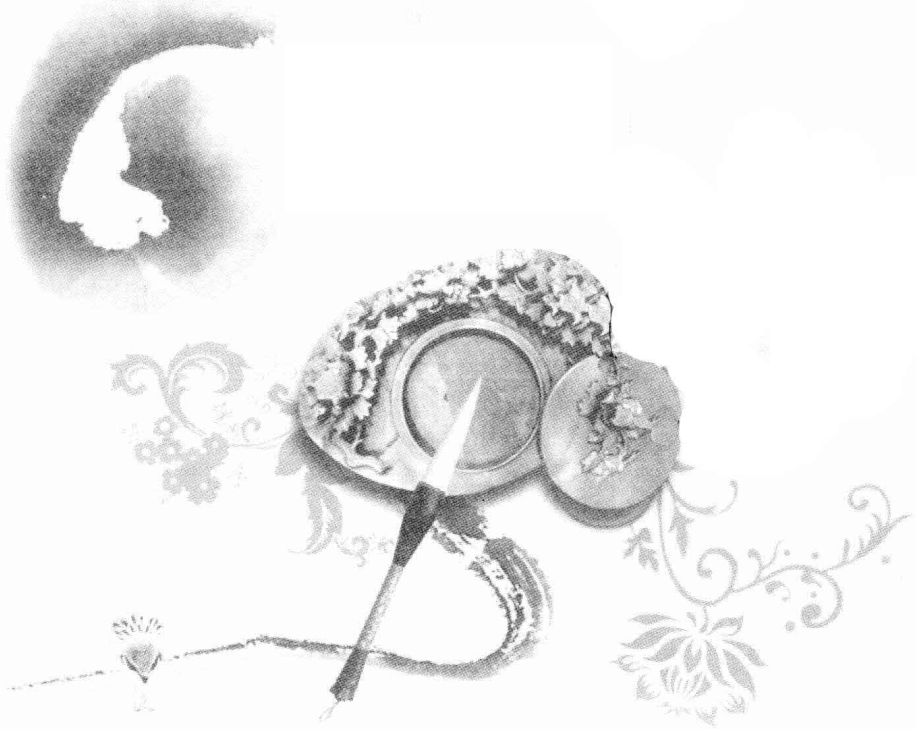


品读沧桑

——文史杂论集

王永宽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读沧桑:文史杂论集/王永宽著.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215-07591-7

I. ①品… II. ①王…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802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38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刘世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同时关注更广泛范围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五四”运动以来直至当代的许多学人大都如此,永宽的专业研究工作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永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研究生时的专业方向是明清戏曲,后来他长期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专业方向也是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主,重点在古代戏曲,同时也兼及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现在,他把有关历史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章结成一集,共有40余篇,约30万字,请我作序,我为永宽多年来文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感到高兴,也乐于借此卷端,谈一点我的认识和感想。

本册文集的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科技成果、古代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历史文化现象、地域文化、门类文化、具体历史事件、具体文学作品等,可谓包罗万象,洋洋大观。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尽管内容很杂,却也总体不出“文史”二字。由此我想到,进行古代文学研究的同时关注一下历史文化领域里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会有所发现并且有所创见,这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打通历史与文学的学科藩篱,对于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是有益的,



也是必要的。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二者是密切相关、彼此相通的,这一点在古代三部重要的文史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中都有精辟的表述。

刘勰的《文心雕龙》专论文,其中有些内容也兼及论史。第十六篇“史传”就专论历史散文,这里指出《左传》的编年和《史记》的立传,开创了史传文学的体例,垂范后世,而且对《战国策》、《汉书》等其他历史著作也有中肯的评论。第二十九篇“通变”论述了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其中提出的“文辞气力,通变则久”与“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等重要论断,在古代文论史上有重要影响。第四十五篇“时序”表现了刘勰的文学史观,其中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及“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重要观点,指出文学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而有相应的反映。这些内容说明,在六朝时期,刘勰以历史的目光审视文学,以文学的目光审视历史,已经有深刻的认识。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专论史,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地阐述史学理论的名著,但是其中也兼及论文,书中的“言语”、“浮词”、“叙事”、“模拟”等篇都关涉文学。卷六“言语”篇论述史书应当具有的语言风格问题,文中指出“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肯定春秋时期史传著作的素美特色,主张恢复《春秋》、《左传》等史籍那种简约质朴的文风。同时对六朝时期的华靡骈丽文风进行了批评,认为北魏及南朝时期过分追求词藻美艳,形式整齐,“妄益文彩,虚加风物”,结果是“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刘知几的有关见解,对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有直接的影响。卷六“叙事”一篇中,所论述的作文叙事问题,不仅是指史传文的叙事,同时也适用于对文学叙事的要求。其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



义大矣哉!”而在骈文兴盛的六朝时期,叙事之文却变得华而不实,“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这些文字明为论史,实则是文史并论的;此书名曰《史通》,实则是既通于史,又通于文。

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更是直接而明确地把文与史一并论述。章学诚(1738~1801年)生活于清中叶乾隆盛世,受当时考据之风的影响,对于学问涉猎广泛,钻研深透,是一位文史兼通的大家。此书是综合探讨文史问题的一部理论专著,其中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便是主张文史兼通。之所以文史能够兼通,是因为他认为文与史皆尊于“道”。《文史通义·原道》一篇对此有全面的阐述,其中云:“道者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这里的道,不是道家所谓的道,而是韩愈所谓的道统之道,即儒家思想传统之道。章学诚是清代大儒,他的思想观点是与韩愈相通的。以此观点进行审视,则是史以明道,文以载道,道是贯通于文与史的共同纲领。清代中期的经学家对于治学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章学诚则表述为义理、博学和文章,实则是一致的,而这三者皆通于道。《文史通义·原道》篇云:“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这里,章学诚强调“通”,即是《文史通义》的基本思想。古代的经学,包括《尚书》、《春秋》这样的历史名著,也包括《诗经》这样的文学名著,经学的通于道,当然也包括文与史的皆通于道。《文史通义·横通》一篇还专论这个“通”,其中说:“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所不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这里对于通的解释,即是认为通必须是通于大道的通。为此,做学问既要会通,又要贯通,“观其会通,故能泯异以为同,而所见者大;得以贯通,故能为成家之学问,而所见者精。见大,所以知通之量;

见精,所以致通之原”。从这些地方对于“通”的论述,可知章学诚本人的治学即是文史皆予以会通并贯通的,因此其学术成就达到很高的境界。

古代文史理论名家的有关论述,能够给予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当代学界处于新的历史时期,虽然已不同于清代乾嘉时期崇尚博古通经的学风,也不同于那时讲求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精神,但是前人提倡的文史会通与贯通的基本思想却不应当归之于谬误。因为文与史的紧密联系与互相依存是客观规律,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具有永恒的性质。

从本册文集所收录的文章来看,永宽的专业研究工作在文与史的结合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文章显示了研究范围的广泛性,也表现出研究内容的深刻性。概括言之,我感到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本册文集的文章选题广泛,反映了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地域文化研究和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关切,适应了具体地区在文化专题研究及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实际需要。

自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文化研究的热潮以来,各地高等院校文科、社科研究单位、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于历史文化研究越来越重视,积极举办各种专题研讨会及相关活动,这为社会科学各个专业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选题的契机,也提供了学术研究与当代现实结合并为当代社会发展及文化建设服务的窗口。河南省地处中原,历史悠久,古代文化积淀丰厚,文化遗存比比皆是,当代历届省级领导及各级政府在历史文化研究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都非常重视,积极支持有关的研讨会议及相关活动。这样的认识与做法,在当代是符合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的。中共“十七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



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里的提法是当代进行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行动指南。河南省社科院是不同于中国社科院的地方社科院,其专业研究工作必须关注河南省的现实问题,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省级领导部门的要求为本省的社会发展及文化建设服务,配合本省的相关工作。

永宽本人的专业方向和特长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但是由于在河南省工作,也就必然地带有了地方特色。根据工作需要,他有机会参加了河南省不少次各种地域文化的专题研究会及相关活动,承接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选题,撰写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如他曾参加在洛阳、安阳、巩义、平顶山及广州等地举行的河洛文化研讨会,除了完成专著《河图洛书探秘》(200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外,还撰写了《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洛口仓及历代仓廩述要》、《唐代贬谪流放官员对于岭南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中原姓氏寻根概述》等论文。此外,他参加的这一类研讨会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研讨会”(郑州)、“淇河文化研讨会”(鹤壁)、“永城与汉文化研讨会”(永城)、“宁氏文化研讨会”(获嘉)、“盘古文化论坛”(桐柏)、“黄河文化专题研讨会”(郑州)、“春节民俗文化高层论坛”(鹤壁)、“中国牡丹文化高峰论坛”(洛阳)等,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应用科学技术的艺术性特征》、《淇河文化的临界文化特征》、《历代文士的梁园情结》、《论宁戚》、《盘古神话传说文化内涵的多元性》、《元代贾鲁治河的历史功绩》、《桃符演变为春联的文化探讨》、《牡丹文化:从人格化向国格化提升》等,就是参加这些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这些论文都收进了这个论文集中,由此可以了解永宽从古代文学研究而兼顾历史文化研究的时代与学术的背景。文史相通的专业学术特点既是学者本人专业拓展的需要,更是学术研究贴近当代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需要。

第二,本册文集的许多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与文学研究有紧密的结合。

永宽的专业方向本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古代文学史、戏曲史研究方面有不少成果,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有比较坚实的专业基础和比较丰厚的知识积累。这样的专业特长,在研究历史与文化问题的过程中也必然有较好的发挥。本册文集中的不少论文是研究历史文化方面某一专题的,但是其中的内容明显地表现出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紧密结合。如论文《八仙传说故事的文化底蕴探析》论述关于八仙传说,不仅从这一故事的民间神话性质和宗教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而且举出古代戏曲、小说作品中对于八仙故事的描写,从文学的视角分析八仙的人物形象,提出其人格化和个性化的问题,这就在八仙故事的研究方面有所创新。论文《嫦娥奔月传说故事的文化解读》论述关于嫦娥奔月的传说,也举出不少古代诗歌、散文、笔记文学及戏曲等作品进行分析,提出嫦娥传说故事在流行过程中所反映的世人文化观念与心态的双向演变,凡人天仙化的过程反映了世人的崇月心态与折桂情结,天仙凡人化的过程反映了世人的伦理意识和人性精神,这些看法都颇有创见。论文引证与分析的过程中,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知识的介入使论述的问题有所深化。

体现这一特点的论文还有《〈琅华馆帖〉的文化价值》。其中对于王铎的《琅华馆帖》除了论述其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之外,还单列一节论述其文学价值。这里指出,《琅华馆帖》中书写的王铎、张鼎延、张缙彦等人的诗作,不见于原来存世的任何明代诗文集,这些诗作的被发现对于研究明代诗歌及研究王铎本人生平,都是可贵的资料。这里的论述表现了一位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敏感,即对于古代文化遗产中所包含的文学内容有特别的关注。《历代文士的梁园情结》是研究汉代文化的论文,文中引述文学史上大量的词赋与诗歌作品,



指出历代文士对于西汉时梁孝王的梁园具有浓厚的梁园情结,由此说明汉代文化对于后世的影响,这使本文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含量。此外还有《韩凭夫妇的传说和青陵台遗址问题》,本是参加在河南封丘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文中对于韩凭夫妇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列举了许多记述此故事的文学作品;对于韩凭夫妇故事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从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的角度,而且也从文学传承的角度,考察其在后世的影响,内容更为全面。

第三,本册文集的一些关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文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表现了新颖的思路和见解。

古代戏曲作品名著《西厢记》、《牡丹亭》和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古今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已经有许多著述,当代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对于这些名著进行研究也有不少成果。本册文集中有《从〈西厢记〉与〈牡丹亭〉看中国古代婚恋文化》和《〈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家族文化》两篇,分别从婚恋文化、家族文化这样的比较具体的范畴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西厢记》与《牡丹亭》所写爱情故事及其婚恋情节,虽然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它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领域,反映了在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家庭教育、交际方式、礼仪道德等方面的文化观念及文化心态。《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顶峰,其内容丰富而深广,在当代被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当今仍然异常活跃,其中关于《红楼梦》与家族文化的问题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从本文的内容来看,永宽对于这个问题作了一番比较深入的思考,所列举的20个方面,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宗族谱系、家庭管理、节令习俗、日常生活、文艺娱乐等各个方面,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这两篇文章都是提纲挈领式地提出立论的要点,并简要列举原著中的具体人物、事件与情节,虽然未能加以展开,但



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明确的思路,像是一部专著的框架。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充实内容,展开论述,将会形成各自独立的有分量的新成果。

《欲海难如意》、《都云婆子痴,谁解其中味》和《药与饭的学问》这三篇,是对于几部古代小说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是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但是这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文。所评论的三篇古代小说《如意君传》、《痴婆子传》和《肉蒲团》在古代被列为“禁书”,在当代仍然被认为是内容淫秽、有伤风化的问题小说,属于限制出版、不宜公开发行的那一类小说作品。20世纪90年代《跨世纪》在河南郑州初创办时,里面开有一个名为《禁书今读》的栏目,永宽的这几篇文章就是那时为这个专栏撰写的。文章具有评介性质,其着眼点不是重在把它们当成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而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该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作品的文化内涵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谈及人物,也是以文化心理分析为主而不是以文学形象分析为主。这样的评介性质的文章,对于在今天重新认识这些古代被称为禁书的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四,本册文集的许多文章对于历史文化问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较详细的综述与考证,汇集资料丰富,这对于当代学术界的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都具有实用性很强的参考价值。

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化,必然要涉及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大体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有关文献记载,二是前人对于这一事件或人物的评述与研究。今天的重新研究,就是根据这两方面的资料进行梳理、考查与辨析,提出新的认识或做出新的结论;即使没有新的结论,也尽可能地提出新的思路或表述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体现今天的研究成果的水

平与价值。从本册文集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出,永宽在研究这些具体问题时是下了很大工夫的。首先是尽可能全面地阅读相关资料,了解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详细情形,同时了解前人对于这一事件或人物的研究情况,征引广博,材料翔实,由此展开论析,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本书中研究河图洛书、八仙、嫦娥、盘古、鬼谷子、平乐正骨、贾鲁治河、洛口仓城、黄宪、宁戚、棠溪剑、传国玺、“小人国”、马援铜柱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阅读这些文章,对于所论述的事件和人物的整个情况就能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关于历史文化诸问题的研究文章,其意义与作用无非是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是“知”,一个是“悟”。所谓知,是指关于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知识,也指今天的人们对于这一研究对象的认知。悟是对于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感悟,包括对于历史客观事实的感悟和对于由此体现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内涵的感悟。知与悟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从作者主体方面来看,应当尽可能地全面占有材料,客观地认知历史事实,所表达的感悟应当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真相,反映事物的本质。从读者主体方面来看,能够从阅读该文章获取大量的知识信息,或者寻得对于研究对象的新的思路,由此引发新的感悟。本册文集正是在知与悟这两个基本点上显出亮色。作者通过自己的辛勤研究,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表现出文与史两方面的知和悟;作者的知与悟,既可助人之知,又可启人之悟。因此,本册文集对于当代学者继续研究相关问题,能够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本册文集取名为《品读沧桑》,是颇耐人寻味的。人类的历史漫长而曲折,其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然只有四千年左右,而这段文明史中也充满着艰难曲折和惊涛骇浪。岁月更迭与人世变迁演绎着丰富的故事,也留下许多是是非非、扑朔迷离的隐秘。历史的发展如沧海桑田





之变,回首历史,审视其中的事件与人物,能够强烈地引发感慨与深思。对于历史的回顾称之为品读,而品读历史又称之为品读沧桑,这样的命名反映了本册文集的许多文史杂论文章的基本特征。

这里引起我对于“沧桑”一词的思考。

沧桑,是沧海桑田的略语,意思是说沧海变成农田,农田又变成沧海,以此形容世道的变化之大。沧海本指渤海,曹操《步出夏门行》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沧海就是指渤海。《初学记》卷六云“按东海之别有渤澥,故东海共称渤海,又通谓之沧海”,因此后来也以沧海泛指大海。唐储光羲《献八舅东归》诗有“独往不可群,沧海成桑田”句(《全唐诗》卷一三六),当代毛泽东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有“人间正道是沧桑”句等,都是以沧桑来表达世道巨变之意。

沧桑一词最早的出处,有关的工具书都说是见于晋代葛洪《神仙传》卷三“王远”一篇。其中记述道,王远字方平,曾与神仙麻姑一同降至蔡经家,麻姑云:“自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晋代以后的各种著述多有引录,如《艺文类聚》卷八“海水”,颜真卿《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颜鲁公集》卷十三),《太平御览》卷六十“海”、卷九五五“木部·桑”,《太平广记》卷七“王远”、卷六十“麻姑”,《云笈七签》卷一〇九“王远”,曾慥《类说》卷三“续仙传·王远”,陶宗仪《说郛》卷一一三,王世贞《书真仙通鉴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五九),《渊鉴类函》卷三十六“海”等,转引时的文字略有差异,如“接待以来”或作“接待以来”等。麻姑原话的意思是看到东海三次变成了桑田,以此表现在神仙世界中生命的长久与永恒。后来的文人著述中就以沧海桑田或沧桑之变来比喻人类历史变迁,取其变化巨大及年代久远之意,带有高度夸张和比拟的性质。

其实,关于“沧桑”一词还有另外的故事。苏轼《东坡志林》卷七记云:“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曰:‘海水变桑田,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于昆仑山之下,今已与昆仑齐矣。’以予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以异哉。”(又见于苏轼《仇池笔记》卷下)苏轼所著《志林》是笔记小说之类,这个故事即是小说家言,是作者用来表达人生短暂之意的寓言而已。因此,这里的记述比葛洪的《神仙传》还要荒诞。故事中所谓的三个老人并不是什么神仙,而只是三个以比赛说大话来逗笑取乐的滑稽老而已。后来,曾慥《类说》卷十、陈耀文《天中记》卷九、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三八、宫梦仁《读书纪数略》卷四十三等处都有记述,大概都是引自苏轼的《志林》或《仇池笔记》。

苏轼的寓言故事中所谓的沧桑,究其源也当是出自葛洪《神仙传》中麻姑之语。沧桑巨变是令人感慨的,而完成沧桑巨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一生确实是极其短暂的。以短暂的人生品读漫长的历史,从所见所闻光怪陆离、波谲云诡的往事中自然会得到各种知与悟。《品读沧桑》一书中表现的是作者的知悟,读者也能通过品读此书获取种种知悟,见仁见智,定能各有裨益。

2010年12月,于北京夕照寺街华城小区寓所



目 录

序	刘世德 1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艺术性特征	1
从“一”字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	14
河图洛书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	18
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	26
八仙传说故事的文化底蕴探析	39
嫦娥奔月传说故事的文化解读	55
盘古神话传说文化内涵的多元性	68
鬼谷子生平事迹新探	77
中原姓氏寻根概述	91
历代文士的梁园情结	104
洛阳平乐正骨医术探源	113
元代贾鲁治河的历史功绩	123
《琅华馆帖》的文化价值	131
桃符演变为春联的文化探讨	145
牡丹文化:从人格化向国格化提升	154
唐代贬谪流放官员对于岭南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161
淇河文化的临界文化特征	173
论宋文化	181
洛口仓及历代仓廩述要	193
黄宪和《天禄阁外史》问题	200



论宁戚·····	205
何瑭与武陟·····	213
韩凭夫妇的传说和青陵台遗址问题·····	218
河南巡抚王士俊的一封奏折·····	226
棠溪剑魂·····	233
剑器艺术和剑气精神·····	240
琴文化漫议·····	246

从《西厢记》与《牡丹亭》看中国古代婚恋文化·····	253
----------------------------	-----

《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家族文化·····	270
---------------------	-----

中国古代邮递寻根·····	292
---------------	-----

传国玺下落之谜·····	297
--------------	-----

古今虐食谈·····	306
------------	-----

漫话小人国·····	309
------------	-----

关于女娲氏的传闻·····	313
---------------	-----

马援所立的铜柱在哪里·····	316
-----------------	-----

陈圆圆香魂归何处·····	318
---------------	-----

究竟谁是崇祯太子·····	323
---------------	-----

欲海难如意	
-------	--

——读《如意君传》·····	326
----------------	-----

都云婆子痴,谁解其中味	
-------------	--

——读《痴婆子传》·····	331
----------------	-----

药与饭的学问	
--------	--

——读《肉蒲团》·····	335
---------------	-----

吕四娘为什么刺杀雍正皇帝	
--------------	--

——读《大义觉迷录》·····	339
-----------------	-----

中位之美·····	343
-----------	-----

郑板桥的“板桥体”人格·····	347
------------------	-----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艺术性特征

—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灿烂辉煌,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然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理论成果缺乏独立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考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以及古代科学技术理论相对不够发达的原因,单从古代科技史本身进行探讨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联系起来,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层面联系起来,进行宏观的、综合的研究。如果根据当代科学的概念把科学技术理论大体划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科技的基础理论同中国古代哲学理论是相通的,如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理气学说等观点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点;而古代的应用科学技术同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也是相通的,其实践过程和成果形式都明显具有艺术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表达人们智能状况常用“学”、“术”、“艺”三个词。“学”指一个人的学问与知识,今天所谓科技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当属于学的范围。“术”和“艺”指对某种专业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即今天所谓应用科学技术。仔细玩味“术”和“艺”的概念,二者含义有区别又有联系。“术”的意思是指方法、规则、诀窍等,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技术”一词;“艺”的意思指对技术掌握的专精与熟练水平,能够达到出神入化、得心应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艺术”一词。在社会实践中,掌握技术与运用技术常常是不可分的,因此古文里“术”、“艺”二词有时通用,有时连用,在释义时则有时互为注解。《礼记·乡饮》云“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前人注云“术,犹艺也”,而《礼记·乐记》云“艺成而下”,前人注云“艺,才技也”,这里的“术”与“艺”意思是相通

